



猫头鹰 与上帝 的对话

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

张志刚 著





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

封面设计: 尹凤阁

版式设计: 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 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张志刚著

MAOTOUYING YU SHANGDI DE DUIHUA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11

ISBN 7-5060-0404-6

I 猫 . . .

II 张

III 基督教哲学-研究

IV B503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张 11.5

字数: 274千字 印数: 0-1,000册

定价: 9.50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上帝圣像面面观	(13)
第一节 上帝的文化谱系	(14)
第二节 Omnipotance; 全能者	(19)
第三节 Omniscience; 全知者	(30)
第四节 Omnibenevolent; 至善者	(37)
第五节 Eternity; 永恒性	(41)
第六节 Personality; 人格性	(48)
第二章 关于上帝的证明	(60)
第一节 本体论论证	(60)
第二节 宇宙论论证	(76)
第三节 目的论论证	(85)
第四节 道德论论证	(94)
第五节 意志论论证	(100)
第三章 上帝的否认	(113)
第一节 罪恶问题的基本涵义	(114)
第二节 一种直接的回应方式	(117)
第三节 奥古斯丁的神正论	(121)
第四节 伊里奈乌的神正论	(130)
第五节 过程神学的神正论	(139)
第六节 重返问题原点的再思考	(151)
第四章 宗教经验问题	(156)

第一节	一个神秘的经验世界	(156)
第二节	宗教经验的基本类型	(158)
第三节	宗教经验的内在特质	(167)
第四节	宗教经验与宗教信仰	(178)
第五章	宗教语言问题	(183)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演变	(184)
第二节	迈蒙尼德的否定观念	(188)
第三节	托马斯的类比理论	(192)
第四节	几则寓言 几多解释	(199)
第五节	三个实例 一种尝试	(214)
第六节	蒂利希的象征学说	(223)
第七节	问题 症结 突破口	(229)
第六章	对上帝的道德批判	(240)
第一节	基督教道德神意说	(241)
第二节	现存四大逻辑诘难	(247)
第三节	近代道德人性论三例	(262)
第四节	尼布尔论爱之法则	(272)
第五节	韦伯的实证性尝试	(277)
第六节	历史理解与现状分析	(284)
第七章	元问题的当代解释	(294)
第一节	作为认识枢纽的元问题	(295)
第二节	罗素论宗教与科学	(303)
第三节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	(313)
第四节	汤因比论宗教与文明	(318)
第五节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	(327)
第六节	走向更深层的认识	(337)
参考书目	(359)	

引 言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对基督教哲学的一些思索,因此,尝试性也就在所难免:既试图将关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述评;又试图借这种述评“举一隅而反三隅”,比如,反省传统宗教观念,探讨晚近学术动向,重新思考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当代社会生活与宗教现状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等等。本书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书中所讲的主要是问题,决非什么定论。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说来也许有点偶然,本书的构思缘起于异国学习期间的几则随感。1991年初,我到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作访问学者,最初计划的研究重点是“圣经解释学”的新近动态,以期将《圣经》作为一部文化典籍加以哲学批判。租到的住处是一栋色彩淡雅的木结构房屋,距校园仅百步之遥,一出门目光便会被那壮美的圣依纳爵教堂(St. Ignatius Church)所吸引。教堂位于旧金山大学校园的西南角,浑厚的基础,高耸的钟楼,乳白色的墙体上遍布典雅的浮雕,给人以古朴而神奇的美感。它使我产生一个念头,若用闲暇将旧金山所有的教堂拍摄下来,既可作研究材料肯定也不失艺术价值。我问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Edward Malatesta 教授:您估计旧金山有多少座教堂或寺庙?他回答:像模像样的起码有上百个吧。于是,外出时便留意观察,结果几个月下来真正让我吃惊的已不是此地教堂或寺庙的数目之多,而是种类之杂。在面积不大的旧金山,各个种

族的移民大多是分片居住的,只要步入某群移民的居住区,无论是白人的、黑人的,抑或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墨西哥人的,不加夸张地说,若你知道他们原属于哪种文化、信仰何种宗教,几乎都不难找到属于该种文化及其移民的宗教活动场所。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闹市”,而旧金山既是“西大门”又是“窗口”。这一点仅借那形形色色的数百座宗教建筑即可得以印证。旧金山是个旅游业发达、商业味极浓的现代城市,不大的面积早已是寸土寸金,可诸多古老的宗教信仰却能随着历史上的移民潮扎根于此,与讲求实际、崇尚金钱的当代美国生活争夺人心,这种异常强烈的文化反差确实令人深思。

然而,更能衬托出现代文化与传统宗教二者之强烈反差的还要数另一则见闻。一个礼拜天,应美国朋友的邀请去参观名闻全球的硅谷。在美国凡是搞高科技的地方总少不了安家落户的炎黄子孙,硅谷的众多电脑企业里更是集聚了一大批华裔知识分子,主要是早期移民的后代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新移民。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一群远离故土的华裔科技工作者,他们在投身高科技事业后又归顺于耶稣基督的门下。他们自愿组成了一个天主教团体,每个周日与白人信徒分段使用一个教堂,经常去做礼拜的约有一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这对我来说自然是一次观察宗教活动现状的机会。随便交谈期间,我问及他们对伯特兰·罗素宗教观点的看法,八、九个人中没有一人读过这位大名鼎鼎的当代科学家、哲学家的著作,自然也就不了解罗素曾以近现代科学成果把整个基督教、尤其是保守的天主教批判得体无完肤。可当时罗素的主要论著在美国书市上仍销路不错,而且他的那两本批判基督教的小册子,《宗教与科学》和《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50—60年代还是风行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不过,毕竟是读书人,他们觉得我提到的事情很有挑战性,希望有空看看罗素的书,也希望再和我聊聊这位

著名西方思想家的宗教观点。

一人漂洋过海读书总有兴趣多结识一些同行的年轻朋友。我有几位朋友在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仅有一门之隔的 G T U (The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攻读学位,这是一处较开放的宗教学研究al 中心,主要由 9 个属于不同教派的研究生院组成。一天晚上,有位朋友打电话来称次日将有重大仪式,对他们来说其象征意义远远越过一般人的婚礼。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到柏克利后,果然感到朋友的比喻并不过分。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宗教仪式,它是有 12 个神学硕士或博士候选人经长期思考最终表示献身于天主教会,此可叫做“最后发愿”。他们一生必须信守的誓言有很多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身心地投入教职,终生不娶,放弃一切世俗财产等。这类信誓旦旦的发愿于我这个无神论者是陌生而遥远的,但置身于庄严肃穆的大殿,那沉鸣的管风琴,那古朴的拉丁赞美诗,发愿者那笃诚的面容和大主教那郑重的祝福……总之现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投入、意义非凡的人生选择。发愿者中有二、三位算得上是有数月之交的朋友,我去 G T U 查资料、听讲座或参加学术讨论会时,常与他们交流或求他们帮忙。当然,我与他们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信仰上都有重大分歧。我是在新中国出生长大的,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读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而且至今相信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还没有被任何哲学派别所超越。因而,我是很难赞同他们的人生抉择的。但作为因学术交往而结识的朋友,我又必须承认,他们的治学态度、理论涵养、乃至整个人格在当代年青人都算得上是高层次的。这使我深深意识到,他们作出的人生选择首先需要尊重,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思考。

身为中国学子总忘不了中国的事情。生活习惯上是这样,学术思考上也是如此。上述几则异国随感不由令我想起了几年前的

一件往事。那是1985年岁末，我去广州参加一次社会调查，住在临近越秀公园的新华社广东分社招待所。有天早上跑步，突然发觉往日清静的林荫道边摆满了兜售香烛的小摊。一问才知道，这天是初一，是当地阿公、阿婆们烧香的日子。越秀公园里，在通向广州市的象征“五羊塑像”的一条曲折石阶旁，有一、二处不知何时何人挖出来的小平台（想必是早先置放香炉的正经地方），一大群男女老少忙碌着，有专心烧香的，有促膝交心的，也有请算命先生的。而这虽不盛大却也热闹的仪式竟是在一块醒目的大理石标语牌跟前进行的，上面用雄浑的隶书深深地刻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摘自《国际歌》”。这一怪诞的场景有抓拍的两张照片为证。当时曾戏称投给广州的报刊换个小名气，只可惜回到学校便记不起来了。几年过去了，不知现今越秀公园是否还留有这等地盘。但无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广州作为开放较早、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的城市，近些年来面临的宗教现象肯定会更突出、更复杂。

以上几则偶得的见闻及随感零零散散，不成系统，但它们却能从几个不同的侧面或层次反映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宗教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包括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换取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是不失参考意义的。仅就宗教方面的情况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各类宗教活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曾在中国大地上濒临消亡，整个社会逐步树立起一种新的、一元化的思想信仰。然而，在现在，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又日趋活跃，若是承认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已经发生分裂的情形下，这些宗教活动能否逐渐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呢？宗教信仰将对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有何影响、有何利弊呢?在我们未来的现代化蓝图中究竟是让宗教活动自然发展抑或有所限制呢?……显然,就我们现有的学术状况而言,在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任何回答之前,最好还是先就宗教信仰的文化特质与历史功能进行一番深刻反思。因为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对宗教问题缺乏一种严谨而具体的哲学认识,或把宗教现象简单认作远离现实生活的东西,或片面看成一种纯精神、纯幻觉的产物,一概打上“精神鸦片”的标签而不予重视、不加深究。因而,在国内宗教哲学研究刚刚恢复不久的情况下,批判地考察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借此发现一些当代学术探讨中的前沿问题,尤其是哲学方法论动向,这对我们通过国际学术对话而走向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宗教哲学思考,无疑是有必要、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要以基督教哲学作为典型批判个例,而不是佛教哲学、伊斯兰教哲学或道教哲学呢?这种选择的依据主要是学术上的,即基督教哲学研究本身的显著学术特点。现存的几种主要宗教,像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作为不同的世界观、尤其是人生观,均有其比较成熟、甚至相当抽象的教义或神学体系,也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因而,将教义与哲学融入一体,并用后者来论证或阐释前者,这可以说是宗教教义或神学体系的一般特点。但与其他几种主要宗教的哲学思想相比,关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在历史上更突出理性与逻辑性,也就是更注重从理性批判的意义上反思基督教信仰中存在的大量知识论或逻辑学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从中世纪到现代,基督教哲学研究中经“信仰主义的理性”、“科学主义的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理性”几个主要阶段,逐步打破了神学家或神父、牧师们的长期垄断,正在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哲学研究分支,即一种明显有别于传统的Christian Philosophy

的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① 从整个研究状况及主要学术成果来看,以上两个特点显然是其他几种宗教哲学较薄弱或所欠缺的。此外,若再考虑到基督教那强烈的人世性与普世性,以及它在近现代文化史上扮演的多种角色,那么,将基督教哲学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加以批判就更有学术认识价值了。

关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象其他几种主要宗教的哲学思想一样,最初也主要是由论证教义、建立神学体系等方面的自身需要而引发的。因此,基督教哲学研究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是以神学家为主体的,而他们的哲学思考必然又是以信仰为前提、以教义为准则的。这种传统研究观念的盛极时期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在欧洲中世纪,有所建树的基督教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神学家或基督教徒。他们那时认定的唯一任务就是为基督教教义奠定系统而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此,这种经院式的哲学研究几乎提出了基督教教义体系所涉及的一切重大哲学问题,从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圣经启示的逻辑意义,一直延伸到人类的本质,历史的法则,人生的目的,道德的由来,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等等。而经院哲学家们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持有的学术倾向,又都可以追根至他们对信仰与理性二者关系的基本认识。从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来看,中世纪经院哲学虽然并不是象传统观点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僵化的整体”,是“以信仰扼杀理性的罪魁祸首”,那时基督教哲学家们围绕着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也掀起了一阵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但就主流而言,这一时期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还是认为信仰先于或高于理性。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基督教哲学研

① 由于中文与英文的差异,若用直译的方法是很难分清这两个概念的,因二者均可译作“基督教哲学”。为区别起见,可把前者译为“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哲学研究”,后者则为“关于基督教的哲学研究”。关于二者在学术观念上的主要差别,下面将作解说。

究中尽管神学与哲学已达到高度的统一，理性也被大多数经院哲学家们看作是不同于信仰的另一条认识真理的途径，并有助于印证启示、光大信仰，然而一旦哲学思考的结论有悖于信仰，那就必须承认是哲学研究或逻辑推理产生了偏差或谬误；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衡量真理、裁决理性乃至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就是信仰的启示。关于这一点，读者通过后面各章的有关历史考察不难获得一些具体印象。所以，“哲学在中世纪已彻底沦为神学的婢女”，形象地描绘出传统基督教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

学术观念上的除旧布新是艰难而缓慢的，对基督教哲学这个长期为神学家所垄断的研究领域来说更是如此。从时间上看，基督教哲学研究由“神学的婢女”重返“哲学的怀抱”，逐步争得其独立的学术品格，还是本世纪的事情；而它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则还要推迟到 50、60 年代。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指出的那样，直到最近，宗教哲学在西方学术界仍被普遍看成是对宗教信仰所作的哲学辩护，是“自然神学”的理论延伸，认为其纲领就是以理性来证实上帝的存在，为传布启示铺平道路。其实，所谓的宗教哲学既不是宗教神学的一部分，也并非宗教教义的喉舌，而是和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法哲学一样，属于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它所要研究的是神学的概念、命题、推论，以及它们赖以形成的宗教经验和崇拜行为。所以说，宗教哲学研究根本无须从任何宗教立场出发，不仅神学家或宗教徒，而且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都可以对宗教现象进行哲学思考。^①

① 参见希克：《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 Prentice-Hall, INC., N. J., 1963, Introduction)。该书是“美国哲学基础丛书”的一本，现有 1963、1973、1983、1990 年四版。最后两版的序言略有改动，上述观点请参见前两版。

关于宗教哲学应具有的独立学术品格，另一位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弗里(Frederick Ferré)则以拒斥宗教神学的鲜明态度作了更激进的解释。他认为，在当前的研究状况下，若想对宗教哲学加以界定，较简便的一种方法就是首先申明宗教哲学不是什么。弗里先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宗教哲学并不是宗教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关于宗教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如同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哲学分支，是从“元水平”(meta-level)来探讨其认识对象的。因而，我们可以参照科学哲学的一个新名称“元科学”(matascience)，也将宗教哲学看作是一种“元宗教研究”(matareligious studies)。显而易见，这种元宗教研究首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护教论”(apologetics)，因为按照西方人的传统理解，护教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基督教教义而辩护或“顶嘴”。就此而论，护教论者们总是出于某种既定的宗教信仰来反击一切不同意见的，他们的观点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换言之，如果说护教论者的主要动机并非源于自由探讨的学术精神，那么，无论其具体论点如何，他们所表达的均为某种宗教情趣而不是哲学思考所关注的主要东西。其次，作为一种元水平意义上的宗教研究，宗教哲学也不是什么“哲理性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所谓的哲理性神学，和“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一样，属于基督教神学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其主要特点在于以哲学研究的方法与技巧去发掘或阐释神学教义的潜在涵义。虽然哲理性神学就上述特点而论也不能不说是基督教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这两者显然不可等而视之。^①

以上两种观点所反映的是本世纪中期一大批西方学者为争得基督教哲学研究的独立而付出的努力。查阅最近出版的宗教哲学

① 以上观点可参见弗里：《当代宗教哲学基础》(Basic Moder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Y., 1967, PP. 9—11)。

著作,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新的学术动向,这就是借基督教哲学与神学研究二者的比较来进一步强调前者必须具备的客观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资深的美国哲学教授耶格尔·赫德森 (Yeager Hudson)。赫德森指出:“有时‘宗教哲学’和‘神学’这两个术语的用法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可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异。神学是对某一特殊的宗教传统的解释,有时甚至是宣扬。另一方面,宗教哲学则是客观地研讨宗教教义及其现象的一种尝试,这里所说的客观也就是指不从属于任何一种特殊传统的观点出发。因此,我们可以适当地讲有一种基督教神学或穆斯林神学,却不能适当地说什么基督教的宗教哲学或穆斯林的宗教哲学。”理由何在呢?赫德森进一步解释道,宗教哲学家当然也象神学家一样,可以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成员,但这两类学者必须在观念或态度上区别开来。作为一个宗教哲学家,首先要求做到客观,尽管这种客观性对一般学者、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研究者来说很难做到,但它对宗教哲学这门学科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旦丧失这种客观性,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哲学家。因而,“我们可以说,宗教哲学是关于宗教教义及其行为的非教条式的研究。”需要补充的是,赫德森的上述观点与他对宗教哲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宗教哲学家们既不能仅仅由于传统或权威便轻易接受任何宗教教义,与此同时也不应因宗教问题十分神秘或过于崇高而放弃理智理解之可能性。宗教哲学批判所面对的应当是各种宗教信仰。假若这些信仰经得起检验,它们就必须是可理解、可推敲的;假若它们确值得相信,便必须具备符合理性的充分证据。所以说,宗教哲学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削弱或支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而是通过理解去判断它们有无合理的根据。①

① 以上观点详见赫德森:《宗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Mag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California, 1991, PP. 8-9)。

如所周知,关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已有很长的历史。若从早期教父哲学算起,Christian Philosophy,即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哲学研究也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了。相比之下,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即一种力主独立或中立的基督教哲学批判的确显得十分年轻,在不过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也还没有形成什么公认的研究方法或逻辑体系。但尽管如此,它们为一种新的批判角度、新的学术观念,已明显区别于久居统治地位的 Christian Philosophy;而前几位学者所强调的独立性、中立性或客观性;也无疑象征着这个新兴的哲学研究分支正在形成,正在走向成熟。本书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而将基督教哲学选作典型批判个例的。

最后,还有必要就全书的大体结构及批判原则交待几句。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关于基督教的哲学反思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像有关上帝属性的逻辑论争,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原罪问题与教义体系的内在冲突,宗教经验的类型与特质,宗教用语与世俗语言的异同,宗教道德观念的社会历史作用,等等。这种讨论首先想在研究资料的处理上尽力体现一种历史性的原则,即一方面不因注重晚近的学术动向而忽视历史上的大量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因作者本人的哲学观念而排斥其他种种批判倾向。因此,本书的一个基本立意即在于,首先围绕着基督教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一种历史的考察,试从传统理论观点与当代解释倾向,基督教神学家的辩护与无神论哲学家的批判,问题本身的分析与现实生活的诘难等诸多方面,大致描述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与现样。

本书所引用的研究材料大多是西方学者的成果,其中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又占有较大比重,这是由该研究领域的基本特点与历史状况决定的。笔者对于这些研究资料的批判主要包括

两大部分：一是继一些基本问题的历史考察后作出的哲学方法论点评，这部分工作分布在前六章；二是最后一章的方法论探索，这部分工作试把具体展开的诸多问题归结于整个宗教哲学研究中的“元问题”——宗教信仰是什么？以期能于当代哲学、人文研究的宏观背景下反省研究现状，寻找宗教哲学观念得以更新换代的方法论契机。鉴于本书研究对象特有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作者再次坦诚相告，以上两方面的理论批判均属学术尝试。因而，对于其中难以避免的偏差甚至重大失误，还望读者视为一种学术探讨而给予宽容、指正。与此同时，假若有些读者能借本书所作的方法论批判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观点，那也不应用它们去简单比照现存宗教现象中的大量具体问题，尤其是不应以基督教哲学批判去取代、乃至取消关于其他诸多宗教的哲学研究。

读过哲学史的人大多还会记得黑格尔的一个比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①这个比喻来自古希腊神话典故。密纳发(Minerva)就是常说的雅典娜(Athena)，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天神、丰收女神、智慧女神。据传说，雅典娜是一位端庄的处女，她身着战袍，手持长枪，身旁栖息着象征其智慧的猫头鹰。黑格尔则借“密纳发的猫头鹰”来形象地喻示一种成熟的哲学批判精神。显然，面对依然存活于当代文化中的古老宗教信仰，密纳发的猫头鹰是该在宗教哲学这个日渐成熟的研究领域展翅腾飞了。但这次起飞已依赖不得密纳发的神圣旨意了，而是要借广大智慧爱好者的共同努力。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序言”，第14页。

